

續

羊

棗

集

續羊棗集卷之二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槁李高承挺寓公 訂

村社訛字

鵝湖山下稻梁肥
豚柵雞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村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歸
余幼讀千家詩
如此近讀諸部
皆作春社
恐春社時稻梁未必肥也
昔人已乘黃鶴
去此地空遺黃鶴樓
余幼讀古文大全
如此今諸集
皆作已乘白雲去
則二句似不相關
此亦亥豕之易

見者而日以傳訛其他又何足怪也

許石城詩

許石城少卿詩一聯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
但棋惜不見其全篇

陳石亭詩

陳石亭太史贈僧半峯遊方詩松葉蓋頭身面壁藤
稍纏膝足穿雲祇園不用金鋪地般若何須玉篆文
拘虛集中不載

三體唐詩

三體唐詩以景物爲實情思爲虛謂開元大曆多四
實華麗典重之間而有雍容寬厚之態所以爲妙稍
變然後入於虛間以情思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
所以爲難大中以後多前虛後實終未及前兩體之
渾厚若前實後虛則易流於弱唐人此體最少此所
謂以驪黃牝牡相馬者然初學近體要亦不可不知
之也

薛貢士詩

張右渠稱薛方山憲副乃郎除夕詩今宵得酒娛殘
續羊棗集

臘明日逢人說舊年

工部九日詩

杜子美蓋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句詩家
多言其工且以翻案爲喜愚意此聯氣弱且帽卽冠
也豈帽字或誤耶曾與朱明虹憲部言之頗以爲然
隨扣余當作何字余遊避終不敢言而意則欲改吹
帽二字爲垂雪或卽作吹雪爾

憑虛閣對聯

雞鳴寺憑虛閣江都褚監生柱聯層霄飛閣俯萬井

樓臺烟雨一天堪對酒孤鳥斜陽帶六朝山色英雄
千古幾憑欄

任考功對聯

任考功翰對聯小樓外千古此江山問漢關秦宮安
在大夢中一霎如風雨不燕歌趙舞何爲

葡萄詩

吳仕徵葡萄詩漢使傳來異國秋茂陵旋起大宛謀
玉關多少征人淚贏得西風顆顆愁徐生爲余誦之

杜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愚意憶弟亦思家中事耳縱當時弟不在家故以對思家畢竟意思相近非詩家上乘也何不作憂國有多少意味

黃鶴樓詩

崔顥黃鶴樓詩古體也而諸家皆以爲律不知何意獨古文大全收之而首句作昔人已乘黃鶴去似於文義爲順夫唐人律體甚嚴凡不粘與不偶者皆古體也而曰變體曰蜂腰曰儉春曰盛唐多作此體取瓊以投之瑤而多爲之各執若歸諸瓊類之不費夫

詞乎若曰古與律氣格自然不同不在粘與對也則
愈不可曉矣

張羅峯詩

大學士羅峯張公未第時上守巡諸公遊鴈蕩詩海
內名公集鴈山草茅何幸得躋攀林間淨掃豺狼道
天上雄當虎豹關 玉輦尚多巡幸地金尊未許破
愁顏江湖廊廟心相似莫謂漁樵盡日間又杭城城
隍廟懷古詩鷓鴣啼罷野棠開千古英雄盡草萊南
渡可憐無社稷西湖依舊有樓臺山從伍子祠前斷

水向嚴陵灘上回
試問江雲與江鳥
爲誰飛去爲誰
來雄渾感慨自是不羣

杜鵑詩

蘇東坡評杜工部杜鵑詩意非不美然終不若王誼
伯以首四句爲題下註覺平雅且不廢詞卽如東坡
所解註之題下何不可之有

題竹

陳石亭編脩爲人題竹詩種竹不須多種多令人俗
瀟灑兩三竿清風自然足顧東橋尚書續之曰誰云

種竹兩三竿冷淡蕭疎不耐看
種竹須種三萬頃掃
動一天星斗寒

劉福井

劉福井珠爲郡王題十八學士圖詩昔聞瀛洲在海
上今看瀛洲在畫圖瀛洲縮入丹青手風景真似人
間無瀛洲神仙人不見瀛洲學士人相羨太平官府
卽神仙況乃學士文章彥十八人中誰數冠房杜善
謀還善斷嗟嗟敬宗何足數十斛麥收天下亂君不
見太宗神武起義兵重光日月淨風塵寰宇耕耘皆

樂土朝廷獻納重儒臣又不見學士雍容白玉堂開
陳禮樂稱帝王草檄不聞宣召急看花寧爲簿書忙
畫工貌此意不俗千古人文傳面目年來筆力更奇
古好寫唐虞九官十二牧劉公安人大學士江陵張
公先輩也年六十有六始登進士第又三年始授戶
部郎會試張公爲考試拆卷得其名大駭急閱卷雅
似少年無不驚嘆初困場屋又每下第造張公必有
作如曰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曰相
府勳名青鬢少故人心事白頭多及第進士有曰欲

知座主山如壽須識門生雪滿頭皆沉警可誦惜不見其全篇云

舜傳詩

從兄舜傳作詩頗有警策絕句如登山曰鎮日登山興未闌數峯猶似霧中看漫遊不在窮巔頂只此歸途已自難盆菊曰孑立西風瘦倚臺只緣無地託根芟金錢錯落身增重自有將絲取竹來燈花曰世情應不到燈花纔放相將喜慶家愧我年來愁避燕偶然開到尚疑差皆其一時漫筆

改別號詩

養虛舊號不曾陳
新號曇雲只此身
認得本來真面目
呼牛呼馬任他人
徐子清詩也子清
名渭舊業舉有聲
後遂落魄詩文字
俱爲時所重

叢臺詩

劉鈞河布政侃登邯鄲叢臺詩一上高臺思渺漫
飛雲極目盡邯鄲直從霄漢攀樓觀遙指山河走魏韓
芳草詎知人脫穎野花如笑客嬾跚連城不照長平
路落日陰陰故壘寒雄渾感慨真古作者聞有刻本

惜不得見云

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只言其勝中有敗卽四皓安劉是滅
劉意也許彥周乃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
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沒了二喬固哉許叟何其不
善言詩也詩所以優柔平中言近指遠而醒人心目
者正係於此言二喬而社稷生靈俱可知矣必曰社
稷生靈也然則指銅駝而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與言
此座可惜者謂社稷生靈發耶謂銅駝與一牀發耶

惟苕溪漁隱謂項氏以八千人渡江無一人還決無復興之理以此病其卷土重來之句實爲近之然此意豈待人言卽項王亦自言之矣詩本人情發乎性情止於理義皆本其至者言之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項王之至情也不因其成敗推本子弟共事之義始終如一父老子弟之至情也感時弔古慕才憐傑而爲之死中求活此英雄之至情也牧之豈不知項氏之不能復興亦豈不知項氏之死爲不足惜一時弔古意自如此觸景而發不暇他

顧英雄豪傑之襟懷固宜然也

樓對閣

許渾以日沉閣對風滿樓杜甫以吹帽對正冠樓亦
閣帽亦冠也薩天錫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
景陽鍾山東一老叟獨病之薩詢之曰聞與聽一合
爾因改聞爲看然則許與杜其亦未逢山東之老叟
與

退之用韻

六一居士謂韓退之爲詩得韻寬則橫溢旁出得韻

窄則反不出而愈險愈奇以爲至工愚謂不然詩韻
寧可出入以退之之才窄韻既不爲所窘寧復以出
寬韻爲奇必當時韻書不同今所傳雖曰唐韻其實
經宋人通併安知無更寬之者人未之察爾

文昌圖

舜傳資稟穎拔惜以衣食不足奔走四方不專於學
落魄一生曾爲人題文昌圖意甚正姑記於此嘗聞
傳說爲列星騎箕尾之說因閱天文圖觀象於箕星
之間而辨認之蓋未以理論也要之未有傳說先有

是星謂星降而生說說生而應星是未可知也至於
王良合鞭策於奎狼之舍造父合車府於危燕之次
莫不皆然然亦未有所於其間者按文昌星列紫
微垣旁少輔上輔三師與俱實上帝文章之府司籍
之地也士之祈昌乎文者禮奉之是矣特不知圖爲
人象儼然冠服果何時何人抑何意義而爲之者也
讀其書曰蜀梓潼北郭張仲子上帝以君世業儒封
弘人帝君掌士籍以故祀爲文昌豈亦星降而生君
君生而應星也耶疑之與信尚未相半而況又加之

以圖象乎或曰倣道家星宿閣之制而爲之者與曰非也古之祀祖考者必有尸圖是象而禮奉之者義蓋以此愚因原作圖者之意君其鑒禮奉者之心焉

古詩上乘

高安况公叔祺選古詩上乘首四言古次古樂府次五言古次五言排律次七言排律次五言律次七言律次七言古次五六七言絕句古樂府收及李太白柳宗元韋應物諸名家至於菩薩蠻憶秦娥諸作而白紵採蓮等曲又收於七言古內至於梁元帝折楊

柳眺銅雀臺諸作又收作五言律七言古又列之律
後夫既曰古詩收及近體已似可異而參錯如此謂
得上乘其然乎哉

滄溟集

濟南李公攀龍太倉王公世貞相推許以文學自謂
世無足以當之者偶得滄溟集讀累日非不偉其脩
辭之古而用意之深然去韓柳歐蘇遠矣自春秋戰
國而下文雖不同莫不明顯條暢孔子曰辭達而已
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今但處漢魏以上

辭事影響模倣使不可讀以爲善學古人也此求聖人於牛首蛇身者爾若其擅場處自不可掩要不在不可讀也

李滄溟汪南溟二公爲文皆學史記雖寸楮隻字模倣逼真此所謂拙盜爾有相馬於驪黃牝牡之外者二公其得爲上乘乎

李滄溟論文

李滄溟謂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脩詞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

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
動傷氣格憚於脩詞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
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此其意
在宗左傳史記殆未聞宋潛溪之論焉爾潛溪謂六
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
則國之通衢無榛葭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
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
哉愚未知文然左氏史遷孟韓之優劣則不待知者
而後辨爾朱兩涯謂今之作文者必曰先秦兩漢左

氏不知文章與時高下典謨訓誥已自不同古今文
評安可盡了一言以蔽之曰辭達而已矣吾不敢謂
兩涯之論過於滄溟然辭達而已則孔子之言也余
同麓曾謂余言今人舍韓柳歐蘇而直學史記不知
韓柳歐蘇固善學史記者也此四君子之論知者擇
之

士夫習尚

今之士大夫無有不言佛老談陰陽家術者每至一
方改學遷治自謂郭璞復生偶旱祈雨愚謂儒者自

有正禮而召巫師設雷壇無處不然觀風者可以一
慨

革華傳

韓退之革華傳視毛穎傳不大相遠而集中不載卽
外集亦不及之文亦有幸不幸與

郊社分合

國初分祀天地後復合祀至嘉靖中又復分祀看來
天地之祀不可不分亦不可不合特不可以地與天
並列爾合祀時以天爲主以地爲配西向太祖爲

配東向從祀則大明夜明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
四時五行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城隍五祀司命百種
諸神皆不可少故記曰祭帝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安
有從百神而獨遺地者至祀地則從祀只及附地諸
神而配之亦以 太祖圓丘合祀則尊統於天方澤
分祀則專主乎地聖人有作不易斯言矣

九卿

漢魏以尚書并令僕爲八座 今制六部都通大稱
九卿而近見表文往往有八座之文豈其以六尚書

合左右都御史言之耶抑亦徒襲前人之詞而不暇
顧今之制耶至有所謂曳履之班者詢之則曰用鄭
崇故事也然則餘官皆跣足耶

松栢檜辨

松之身鱗甲盤剝其葉或二針或三針有五針者其
脂入地爲茯苓琥珀栢身則非若松之有鱗矣其葉
則或圓或匾或刺或下垂如纓自與松不同檜則身
微似松而鱗微薄葉如刺栢而更尖硬故人亦呼檜
尖近至南都見士大夫多呼栢爲檜亦有呼栢爲松

者物之易見者尚然況其他哉此君子所以貴格物也

龍窩頭

曲靖道中見一輿役髮如毳塊問之曰龍窩頭也予曰夷習憚櫛貧不自愛爾對曰非也生不可櫛櫛則成病且今日櫛明日復然有惡而剪除之者則病狂奔水火不自知此役蓋兩剪髮矣亦有富而龍窩頭者舊所未聞也記之

赤草

漢誅淮陰侯於未央宮其地丈餘草皆赤至今猶然
劉小鶴學憲謂聞之王三衢尚書此亦一異正與青
塚相類豈其怨忿之氣鬱蒸而然耶抑傳之誤耶

甘州城異

萬曆初年中丞石公茂華修甘州城西北一邊挖出
小棺木長尺許內男婦官民異狀或老或壯或有髻
或無髻衣冠皆鮮明始以爲百十具擬另爲一塚埋
之挖不能了遂罷工只以磚包其城而止此不知何
故人莫有識之者

鷓鴣

舊聞鷓鴣聲乃行不得哥哥五字由貴州達雲南其鳥甚多而聲不類詢之鄉人謂爲光打打三字豈此鳥有二種耶從不知此鳥何狀偶於易門道中見之蓋山中人養以爲媒者時冬月以氈裹其籠大抵似母雉而差小籠者謂此鳥鷲占必獨處一山以媒置山中使鳴渠聞來撲則以網捉之鷓鴣欲獨占一山而不圖身爲人所得此亦可爲廣地者之戒云

張江陵考滿文

張江陵在內閣考九年滿南京九卿舉賀翁見海
公時爲南禮書主爲文時有稱其文之佳者索觀之
大意謂宰相九年考滿自禹始以江陵德業比禹而
以臯陶伯益自處余謂孟子稱舜之相堯二十有八
載亦嘗過九年矣何以知其不考滿今爲相者得比
周公傳說可矣而必曰舜禹此何等事而爲人臣者
敢以許人哉漢賜董賢誥有允執厥中之文識者以
爲駭不意我朝士風其下如此是科鄉試應天府以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命題人猶不解其意及觀此

文殊令人竊嘆而且誦其文之佳者世未知所終也筆便錄之以附辨姦之末

旌表說

騰越吳同知宗堯卒二妾從焉當道議旌之愚謂敬姜所以數文伯之曠於禮者以內人之行哭失聲耳二妾自盡其去失聲於哭者遠矣以是旌之不惟不足彰二妾之美而適以表夫子之僻議者不予是也元謀李氏二姐以養母老不欲嫁其妹四姐效之已受聘遂自縊有司請旌之愚謂死有重於太山有

輕於鴻毛婚姻人道之大端養母固可以爲孝而嫁夫亦可以養母況母自有子徒死何益此亂常拂理者不足掛之齒頰李氏二姐仍當以禮諭令出嫁而當道竟有旌之者夫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欲人望而趨之耳旌是二者則凡夫死者皆當自盡而有母之女皆不當嫁去常道遠矣或曰爲其賢於儉者爾夫俗不可儉亦不可激矯枉而過其正則枉者愈枉爲其不能從也敬表之以附孟子少陳仲子之義

脩己以敬解

論語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學以致其道皆一樣文
法今之學者解脩己以敬作脩己者用敬則下文亦
修己者用安人安百姓乎蓋脩己卽大學所謂自脩
敬卽大學所謂恂慤脩己以至於敬乃可爲君子下
文安人安百姓皆敬之功用道之未得而志已立
必隱居以求之不隱居不足以求志也志之既得則
有道可用乃行義以達之不行義不足以達道也今
之學者多解作隱居時則求其志行義時則達其道

相去遠矣學以致道朱子之解自明其曰二說相須
謂子夏與尹氏二說爾不得其說而添學又不可不
致道一意文義雖備而非子夏本意矣

曾點言志解

凡言志者心有所之而勢未能遂因自礙曰他日得
志吾欲云云故曰志也若曾點暮春云云不過卽其
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孰其禁之必待人之知我
始可爲與或者又謂得隨時之義者可以窮可以達
是則然矣顧孔子扣以行義之謨而曾子對以隱居
續羊棗集

之事夫乃所對非所問邪不知孔子問則何以哉曾
點謂異乎三子者之撰以用也撰具也孔子所問曾
點所對皆用世之具意謂三子用世之志或以治賦
或以足民或以禮樂其具如此我則異於是惟於暮
春偕童冠浴沂風咏而政自行此無爲而治之意所
以曰堯舜氣象所以言春而不及三時者或當其問
答正值斯時故卽以爲言爾如謂孔子取其自樂則
方以用之具扣人而反取夫不志於用世者則是僞
問而故與之也豈聖人立教之意哉或曰點疑求赤

非邦則其所志明非爲邦矣不知點爲此問爲未明爲國以禮之言疑夫子之哂由是哂其爲國故云謂夫子哂由之爲國而不哂求亦豈求亦所言只是佐治於下者不是得諸侯而爲國與非疑求亦所爲是隱居自樂之事也如以足民會同爲隱居事何曾點之昏昧至此此不俟與知者道也

謝顯道說論語

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

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此意不可曉豈有爲而發耶

續年棗集卷之二

續羊棗集卷之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王謝史傳世系表

晉南渡後王謝稱世家謝獨夏陽而王則臨沂晉陽
兩族並茂讀史每生疑眩作王謝史傳世系表其不
在史傳者固不能考也嗚呼深山大澤有龍有蛇晉
陽無論矣臨沂夏陽子姓繁行其人倫之美忠孝德
業勳名文苑豈不卓燁照映史冊而悖逆放恣爲楣

覽

裁

導

芬

烈

馥

恬

悅

根

混

悦嗣

琨

誕

澀

詡

偃

恢

攸

懋

藻

亮

瑩

按首書言
悅無子以
弟恬子琨
為嗣辛子
殿嗣辛子
恢嗣而宋
書南史誕
傳無言說
祖恬父混
子嗣兒殿
殿子姪姪
兒板混混
二人耶抑
一人而偏
傍備誤耶

姑兩存之以俟知者

洽

珣

弘

錫

僧亮

按宋書弘
休稱子錫
嗣子子僧
亮嗣弘少

子僧達別
有僕則僧

亮錫之子
而僧達錫

之弟也而
史又稱子

錫嗣至子
僧亮則志

弟僧幻衍
弟僧達則

亮達皆錫
之子至於

僧達傳二
史俱稱亮

錫實幼之
風林而宋
書明書天

保弘少子
若南史僧
首王弘下

孺

柳一作柳

虞

微

遠

僧遠

猷

深

僧達

僧祐

瞻

道琰

籍

長玄

融

僧衍

茂璋

冲

瑜

瑒

又謂註子
歸錫子僧
連曾無融
並此皆不
足也而傳
中書子僧
亮顯字子
亦謂錫子
而後誤以
為錫子矣
若然則宗
書入不必
言則少子
僧達別有
傳加弘少
二字明別
其非於僧
達為錫之
子也而中
傳籍書沖
為弘玄派
以僧行所
祖則錫為
曾祖可知
然則僧亮
僧行錫之
子而僧達

僧謙
儉
篤
規
裒

陳承

訓訐

遜

僧虔
慈
泰
祁

廓

志
緝

為歸平尚
史似不足
德也姑以
侯夫歸者

珉

練朗

寂彬揖

筠素揉謹休

協

𠄎

琿

球 權

履

𠄎

秉 肅 琛 弼 爽 彪 融

邵穆

簡

智

景

或名

絢

媯

績

儻

克

約

超

僧朗

楷

蘊

粹

○球

份

琳

銓

錫

泛

溥

默

鑿

某

其失

○
爾智

孚

固 質 勤 通 僉

寬

混

基

含

瑜

蒼

懌

某
缺

廠

○
協嗣

恢

琨

鴻

莘
寔
後作

泰

惠

佟
終一作

長

敦

應

嗣

會

舒

晏之

崑之陋之

正

曠

義之

玄之

允之

晞之聲之

按發之七
子其一不
可考

疑之

傲之禎之

肅之

操之

虞

顧之

獻之
靜之
悅之

胡之
茂之
甄名
恢之

瓚之
秀之
峻
琮

玩

昇之
延之
倫之
昕

粲之

按廷出繼粲之粲不知何人子姑附此

者之
隨之
鎮之
標

弘之
曇生

普曜
晏
德元

德和

詡

羅雲
思遠

羨之
偉之
韶之
曄

彬
彭之

彪之
越之

臨之
納之
佳之
興之
進之
清
猛
繕

績

雄未詳
誰子

渾

琛

彥

戎

侃

稜

興
名其夫

興

萬

翹之

望之

焘之

元弘

素

瓌之

送之

珪之

顥

又 衍 玄

澄 詹

徽

惜 季 謹 嗣 戎

太原晉陽王氏世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澤 昶 渾 尚

漢高門 太子

濟 卓

湛

承

述

坦之

汶

澄

聿

愷

緩

禕之

忱

國寶

納

愉

柔

沉

浚

道素崇之

邀未詳

恪

歡之

欣之

臻

黯

佐

嶠

淡

度

脩

訥

濛

緼

恭

華

曼

簡

扣

陳郡夏陽謝氏世系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衡

鯤

尚

康

肅

遜

褒

弈

尚

泉

靖

康

作

虔

肅

爽

○嗣

和言爽兄子未詳別有
見或卽恭子姑附此

據

朗

重

綯

世基

現

未詳誰子以現
倘傍同附此

玄

瑛

靈運

鳳

超宗

才卿

藻

玩

允

晨名

恂

孺子

璟

微

瞻

晦

瞻

幾卿

安

瑤

璞 澹 模 該 迷 彪 純

該

宿

緯

約

綜

眺

謨

琰
肇

峻

弘
融
名

莊

颺

肫

諛

諛

哲

顥

從

瀟

覽

玄大

僑

禕

札

混

萬

韶

恩

宋書作恩

雅

○
峻嗣

石

汪

明慧

高

鐵

邈

坤

方明

惠連

惠宣

舉

嚴

由

嚴

王謝世系

續羊棗集

卷三

川
誰子 未詳

○ 汪嗣
喻 誰子 未詳

○ 慧明嗣

十二

鄉飲酒禮席次圖說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大道所在今人以節文爲末務而弗謹也鄉黨曲禮諸書可不列於學宮矣況鄉飲古今盛典行不著而習不察可哉爲鄉飲酒禮席次圖說圖九說七總說一共爲一篇隆慶庚午冬日諸暨駱問禮序於定遠公署

考定古鄉飲席次圖

賓

賓

介

主

按禮稱四面之坐以象四時坐賓於西北而坐
介於西南以輔賓坐主於東南而坐饌於東北
以輔主人仁義接賓主有事又曰賓必南向是
故天子之立也左聖向仁右義備藏也又曰介
必東向介賓主也考定其圖當如此蓋古人尚
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見行鄉飲席次圖

三賓

魯

齊

宋

宋
王
王
王

正四

按古人惟童子隅坐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盛
典豈其習童子之節而自同於有憂者哉讀禮
者泥西北西南之文而不及南向東向之旨倡
訛踵陋亦可哂矣

考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大賓

五

俱賓

五

按大明會典載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代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考定其圖當如此但我朝尚左賓位東北則主當在西南可知而仍云東南古介以輔賓顧以次長爲之而居下僎以輔主顧以年高爲之亦曰賓而居上且旣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

在左若曰介亦賓黨則主人又全無輔恐非
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豈當時寫錄之訛纂緝
諸臣未暇考正然歟

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三僎 二僎 一賓 大賓 一僎 二僎 三僎

賓屬

僎屬

正
主
介

按此 大明會典圖也一賓二賓一二三俱之
名古所未聞或當時以義起而事例中又不載
大賓非一賓乎古亦卽二賓從 會典則俱賓
卽二賓矣又何一俱之云且三賓明開位於賓
主介俱之後而與俱並列教職州縣屬官平時
或可假借大禮所在自當從正府又不必言矣
而與主並列又不見之事例且所謂僚者誰與
州縣弗言府僚居傍而屬官反與並位行道之
人知其不可矣此係寫錄之誤無疑

擬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三賓
官尊
附此

三賓

三賓

賓

二

此位二
此位設

介

主

四

各屬

按參酌古今其次當如此賓位東北介以次賓
爲之位西北俱南面主位西南俟以佐貳爲之
位東南俱北面三賓位賓左西面司正位介右
東面眾賓次三賓眾屬次司正有二僎則位僎
之右三賓官尊則位介之右皆稍後二僎從
會典義起以盡僚佐此皆明白易見意 會典
所以改位賓於東北而復添二僎三僎之意本
欲若此當局者未竟其說而秉筆之徒徇習聞
見未盡歸正善學禮者以意逆志可也

一圖附次席飲鄉定儗

介

賓

三賓

屬各

餘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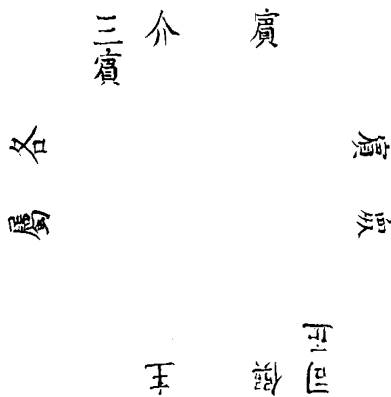
五臣

王

謝

詰則主位
恐碍讀
當少偏
近侯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二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三

三賓

正司

賓

燃

介

主

血賓

燃一

按參酌古人前圖正矣更附此三圖備變通也
爲司正言則府從前圖州縣從此三圖乎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四

賓

三賓

四出

介

賓
眾

俱

眾
屬

主

語則恐碍請
當主位
君少偏左

按魯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夫古者合男女必當年德使泥乎其極而不得聖人制禮之本意則豈惟晚哉年德之不當其爲男女之累亦久矣鄉飲老老而賢賢貴貴之義未始不行乎其中使泥於禮文而不通其意萬一通顯者爲賓白衣人爲介府佐貳署縣事縣佐貳爲僎亦可並列而無別乎聖人之制禮不過舉其大綱而會通潤色則亦存乎其人而

已故更儼此圖且似不失古人四面之意善學
禮者出入於數圖之中而可不拂乎古 今聖
人制禮之本意矣至於拜位從 會典則猶尚
右此洪武初年禮也後改而尚左則賓黨居東
而西向主黨居西而東向所不必言矣

謹按 大明會典鄉飲酒禮事例一款如有不
遵圖序坐者以違制論至其圖次開載雖未甚
明然其大意則已可見不知天下郡縣胡爲尚
沿先代舊制而且於舊制講尤未精夫禮文明

白可採縱欲從古不當爲四隅之坐況古人尚
右我 朝廷變而尚左則其次自當不同故
會典明開大賓位於東北此正所謂得與民變
革者而尚爾承訛無怪昔人疑周禮爲周家未
行之書也夫所以鄉飲將使民觀感而興於孝
弟者也方今達禮莫不尚左而獨於鄉飲尚右
且復尚隅而主居客上佐居長上民且疑懼之
不暇而何興起之足云果能興起將必位長者
於右位少者於左而且相率爲古人童子之禮

孝弟未成而先入詭異之習矣謹次爲圖說以俟好禮之君子雖然從古則古從今則今參酌之論似非分義然與其反古而不當孰若酌今而協宜安於不當而不安於協宜何也上世寡過之民當必有出於按圖刻舟之外者矣

鄉飲圖說

終

方向圖說

圖向四十二



二十向圖



二十向圖



方向之說所不可廢也而均分爲二十四不知如之
何人不待知者可知其說之誤也何者陰陽之氣列
而爲卦在天爲干在地爲支要之曰運並行而無少
欠缺不相假借卦之所至而干亦至焉干之所至而
支亦至焉特其先後分限各因其體而錯綜不一焉
爾非支之所在干與卦卽爲避位而干之所在卦與
支卽有遺氣也而均列之爲二十四此何說也且舉
卦而遺其四舉干而遺其二曰土居中央戊己土也
故不列於四方然則辰戌丑未非土乎坎離艮兌皆

土乎吾殆不知其說矣常揣摩之方向起於地故以
支爲主是十二向者其正也非遺乎干與卦也包干
與卦而言之也而甲庚乙辛丙壬丁癸坤艮乾巽十
二向者堪輿家所謂縫鍼也在十二向交禪之間十
二向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名者以名之非可與十
二支並列而均分之也試究其說十二支之位所不
必言也甲始於寅而終於卯之十分之二乙承乎甲
而終於辰之十分之四丙始於巳而終於午之十分
之二丁承乎丙而終於未之十分之四而戊則未嘗

於辰半寄於未而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庚於未而
而終於酉之十分之二辛承乎庚而終於戌之十分
之四壬始於亥而終於子之十分之二癸承乎壬而
終於丑之十分之四而已別半寄於戌半寄於丑而
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若卦則坎離震兌居子午卯
酉之正而左右各餘十分之一有奇乾巽坤艮則補
其四隅之空此皆氣之自然位之一定有不待安排
布置而然者是故以寅向言之謂之甲可也右後十
分之八有奇謂之艮可也左前十分之一有奇謂之

震亦可也而唯謂之寅主地而言也唯前而寅卯交
禪之際謂之寅則遺乎卯謂之卯則遺乎寅而于當
乎甲卦當乎震然謂之震則卯辰交禪之際亦震也
而其稱混矣故以甲名之取其獨也後而丑寅交禪
之際謂之丑則遺乎寅謂之寅則遺乎丑而于當已
思交禪之際猶夫支也惟卦則適當艮之中故以艮
名之亦取其獨也餘皆倣此此二十四向之說也是
故十二支者向之正包于與卦而言之也其于卦十
二向則兩支交禪之際支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

者以名之所謂終氣者也謂之逢歲唯名其一終

開爾非與十二正向並列而均分之也其成已坎離
震兌之不數於向者偶不當十二支交禪之際與當
之而不可專各爾非不列於四方也此二十四向之
說也實則十二向也後之人不察其實而徒徇其名
曰二十四也遂均分而並列之而於天地陰陽運行
各足之妙皆齟齬而不可入而且相沿之而不察也
毫釐千里非一日矣或曰戊己之各分爲二何也曰
寄旺於辰戌丑未土之道如此也而未當中央之令

適值乎坤寄旺於四方而尤旺於此故丁之後繼以
戊爲獨順焉造化分列之妙不假安排而巧於安排
者不能過如此也然在甲子有戊戌而無戊未有巳
未而無巳戊戌顧在未而已顧在戌何也曰此不可
執一論也戊土陽也故屬之東南巳土陰也故屬之
西北況丁戌順也而戊巳二向亦每相對苟易戊於
戌而易巳於未則以戊對戊巳對巳便有不類且甲
始於寅而終於卯有甲寅而無甲卯乙始於卯而終
於辰有乙卯而無乙辰丙始於巳而終於午無丙午

而有丙午丁始於子而終於未無丁午而有丁未始於辰而終於未未戊辰而無戊未已始於戌而終於丑無已戌而有已丑此皆例之可推者嗚呼天地陰陽之用雖微妙難知而其運行一定之理則實明白而易見顧以訛傳訛莫之敢疑且變也責耳目而賤吾心其蔽非一日矣堪輿家多瞽師俗子其習而不察宜也爲吾儒者亦從而靡其說雖其於身心無大損益要亦格物之一端非毫無干與者也敢表而出之以俟教我者

續羊棗集卷之三